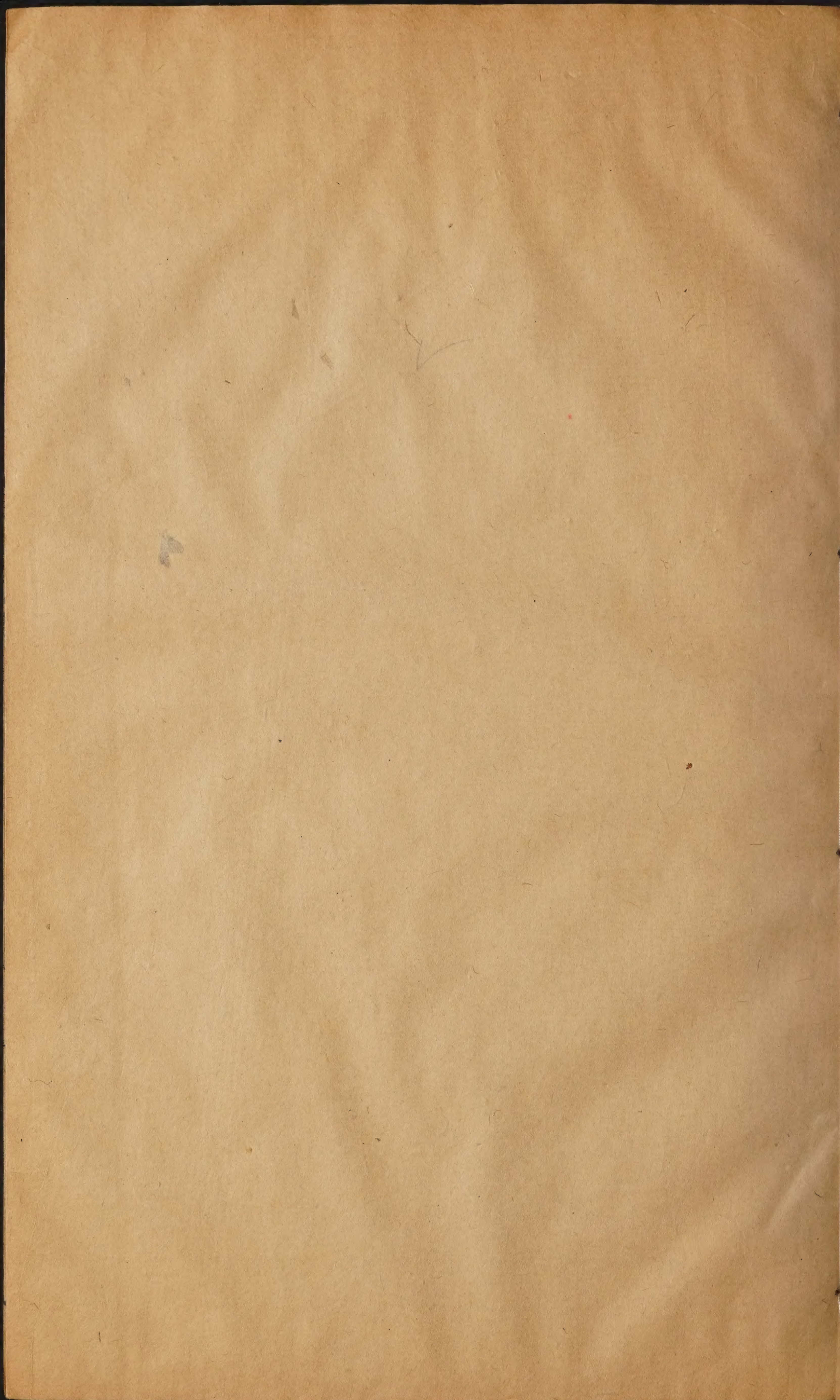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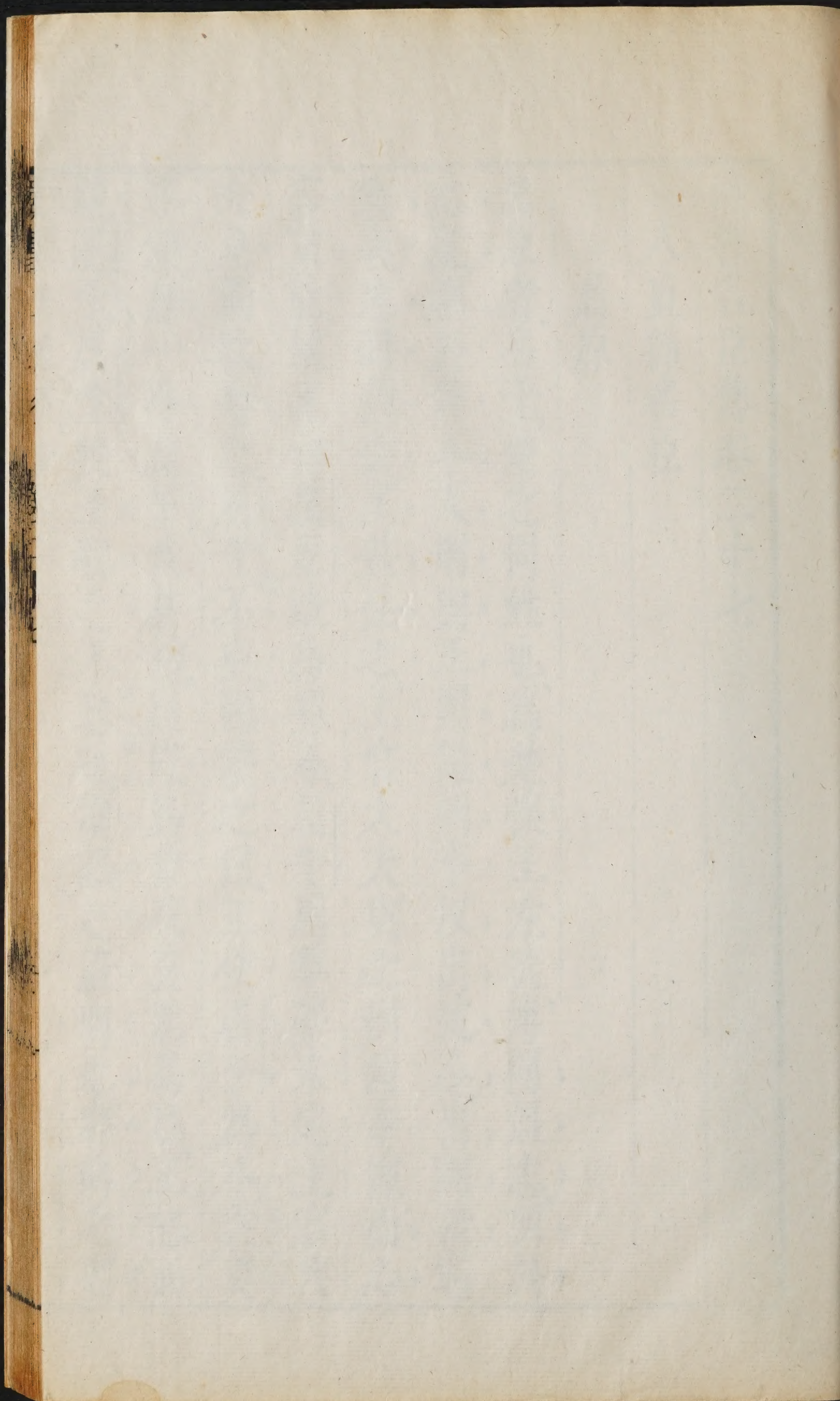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入直節名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賔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槀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入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弊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

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
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
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
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
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
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
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肯行也。人固有怨氣横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而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　申包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爲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

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爲人仁、呼必來、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

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於是尚被執、而伍胥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

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

吳公子光爲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

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

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巳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

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負八可去矣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

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今王自行而子胥諫諍佯病不行王不可以不備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不見用常怏怏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爲亂矣王乃反聽讒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不

說得像

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槖皋其明年北大會諸矦於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巳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李卓吾曰伍員旣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爲人所死屈原决擇於死生

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眞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絶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郤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已者死女爲

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

是

天命也

襄子亦大賢

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
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
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
○大○是○
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大○是○ ○可○悲○可○痛○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
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

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

之與衛相去中閒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劒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

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旣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吐出心事

魏子與粟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刦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品入多矣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范睢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

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爲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患之數請魏
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
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
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
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
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

（抱關人偏知宮禁秘密事奇哉）

（首尾如畫自然應手）

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此策方完妙）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

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

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

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

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

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

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

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

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

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

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偏能知人如此

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

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

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

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

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

英雄語

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

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

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

秦徒急魏王之親公子也

二客又出見

始

終得士之力

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
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
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
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夷門畫策卻秦
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
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荊卿詠復錄之荊卿原不識
燕丹祇為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為擊筑蕭蕭易水至今
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荊卿決不見丹矧肯入秦乎故田光
以死激荊卿而匕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椎何者

荆卿與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爲公子客矣當自能爲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爲侯生客未嘗爲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得其死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可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

余獨列在節直之科者、以其視死如歸、不難報德以成事也、噫若侯生者豈直爲節直之雄哉、雖爲天子大臣可矣

虞卿平原君

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

郎此可見平原君

郎此

可見虞卿

郎此又見侯生

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旣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虞卿千古知己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自道）亦安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聞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董份曰、觀此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退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

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荊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邯鄲、與魯勾踐搏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旣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
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
歡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
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
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
傳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
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殽
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
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大是）

胡說

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亦是好漢）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

矣夫以鴻毛燎以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

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
趨出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
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
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
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矣因遂自
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
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

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

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
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
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
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
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
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
以見太子冊矣
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
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

裝爲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
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
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
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
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
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
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

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
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
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
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
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
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
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
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
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旣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刼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

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illegible]善名臣傳卷三十七終

八直節名臣

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巳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

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

滕公可人

當世

季布欒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爲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

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辯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

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上言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

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欒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為汾陰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

具眼

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

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

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

敖亦可若一等者先首免矣一等是誰令之道學是也

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天命

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髠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

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恩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
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
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
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
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
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好皇帝）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全似卓老）
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
主之顏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
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好皇帝）
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
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助亦聰明）
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好皇帝）
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

好皇帝

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好大將軍）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寬心）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

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之重、臥而治之、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上令黯以諸
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任子官生

蘇武、建之子、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時漢連伐胡、
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
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
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
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
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
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

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

虓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

村　愈、村、　鄒、村、亦、説、得、切、實、

此乃真見矣

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
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
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
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
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
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牛、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
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

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旦夕臨、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

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貰○貰○語）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

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
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
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
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
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
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
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

寵之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后父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

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

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肎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

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
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
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
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
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
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
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
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可泣）
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

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
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
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
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
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
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
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
中臣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
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
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像　大識見

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
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
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
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
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
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
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
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
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
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沐浴、賜御衣、迎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為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其喪

金日磾　夷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

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
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
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
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
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
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
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
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
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
好○皇○帝○
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

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
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
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
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
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
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
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
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
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

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褎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〇聖〇主〇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欲內其女後宮不肎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卽位賞爲太

僕霍氏有事萌不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貴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建孫當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

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矦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

輕○薄○○○○

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産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

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爲三
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
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
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椎破斧斬門關異矣
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
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死

龔勝龔舍甯壽邴漢曼容薛方郇相郇越相子郭欽
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已聞勝名及即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寗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寗壽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指劾琅邪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
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
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
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
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
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
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
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
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

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琊有紀逡王思齊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遺使裞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𠒞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

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
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
禮聘子眞子眞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
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
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揚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
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
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
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

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李長者曰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李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

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肎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況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耽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嚇

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盖至於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簒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禆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況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虚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

學而後入政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道學先生愼勿錯引聖語以誤後世其可梅禍逢萌王君公嚴光周黨王霸等十二人別有傳在隱逸

譙玄費貽譙瑛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立趙飛燕爲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

多横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

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李業李暈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簒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

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奇甚）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郭憲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

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明府

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

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巳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肎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耳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八終

